

当代中国画家研究丛书

DANGDAI ZHONGGUO HUAJIA YANJIU CONGSHU

刘万鸣

中国工人出版社

当代中国画家研究丛书

中国工人出版社

刘万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刘万鸣/陈幼民主编.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5.9

(当代中国画家研究丛书. 第2辑)

ISBN 7-5008-3570-1

I. 刘… II. 陈… III. 中国画—艺术评论—中国—现代

IV. J21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108507号

当代中国画家研究丛书·刘万鸣

陈幼民 主编

总策划: 段传峰

执行主编: 君霖

责任编辑: 杜予

装帧设计: 施磊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鼓楼外大街45号

邮政编码: 100011

印刷: 北京汇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版本: 2005年10月第1版 2005年10月第1次印刷

开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 5

印数: 1-5000

书号: ISBN 7-5008-3570-1/J·320

定价: 48.00元



前 言

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绘画在传统和西方两种力量的拉扯之下，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嬗变。近百年国画的历史也就是一个分裂、反思以及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这段历史中的几代画家正是在阵痛之中艰难而缓慢地前行，各自开出曼妙的艺术园地。本丛书选录的这些画家都是自新不已、风格彰显，且得到大众认可的新一代画家。他们正值壮年，处于艺术生命的巅峰期，技法精进、境界弥新，他们是当代画坛的中坚，正书写着当代中国艺术史。虽然这批画家专攻各个不同，山水、人物、花鸟等等，不一而足，但他们几乎都是在新中国艺术教育的学院制度之下成长起来的。古代的画院有画院的氛围，现当代的艺术院校有艺术院校的生态，比如两条道路有别：“向外”走向抽象，“向内”回归传统，这两条道路或者说两种策略，都在拓展中国传统艺术的边界和深度。如果我们非要为本丛书选录的画家寻找一个共同点的话，那么可以说他们都倾向于后者：重写传统，于传统中寻求新的可能。有一句话说，“越是传统的越是世界的”，说得很好，但细究不得；我们说，“越是传统的、大众的，越是我们自己的”，大致错不了。

理论界、批评界对于这一批画家的关注，囿于专业的局域，显得不足，鉴于此，我们出版这套丛书。书中各部分涵纳了画家的生平、艺术道路、艺术思考、他人的评说，当然也少不了代表作品的展示与赏析，我们旨在提供一个介于高端与低端之间的“中端”的研究性平台。该丛书不求严谨，但求避开刻板，这有些类似中国传统视线中的“游目”，游目之内，浅尝辄止，实是娓娓道来，把画家各个面相呈现给读者。如果读者能就此步入画家的艺术世界，对中国传统艺术的神髓有所体悟，本丛书的意义便出来了。



艺术传略



传统的积淀

——画家刘万鸣从艺之路

近几年来，青年艺术家刘万鸣，以独特的艺术风格引起了众多人的关注。读他的画，我们会感到一种静寂、冷逸、空灵而安详的艺术氛围，一种浓厚的书卷气，他的画既保留了中国文人画的笔墨情趣，又直抒己见反映了当代审美趣味，笔墨高雅、设色素淡、品味无穷。应该说，这种风格和面貌的形成与画家自身的经历关系密切。我们有必要对万鸣多年来的艺术经历做一次诠释，但千头万绪，又不知如何说起，反复斟酌思考，还是从万鸣的故乡古运河说起吧。

一、亲历苦难 书籍解缘

1968年2月15日，刘万鸣生于天津静海古运河畔。这条古运河，乃是中国惟一一一条南北走向的河流，也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河。历经千年的漫长岁月，虽说现在已失去了它当时修建的功能，但其所承载的历史以及留下的无数令后人感慨的文化遗迹，已经远远超出了运河本身的价值所在。千百年来，这条南北大脉以其连绵融通的品质，滋养、保存了具有内河特色的文化特征。它在中国南北文化交流方面所起的作用，也如工程本身的奇迹一样，闪烁着夺人的光辉。看看我们这个国度，东西走向的黄河、长江这两条千

古不变的主脉，实则背负了泱泱中华大国两种在共性中存在差异的两个文化圈——北方文化，雄浑大气；南方文化，恬静优美。这两种文化伴随着中华历史的长河静静流淌，逐渐地走向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东方文化的核心。而我国的这条京杭大运河则北起通州，南至杭州，连接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流经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六省市，其两岸所形成的独有的人文景观，不能不说是这段南北交流历史的有力见证。万鸣之画，冷逸灵动，笔勾墨染中含清淡隽永，既有北方的阳刚之气，又有南方文化之禅学意境，与古运河所流淌的丰富而非凡的人文影响关系密切。

经常听万鸣讲，古运河经沧州穿静海从故乡村庄流过，因为这条河，使童年的他找到了那个年龄应有的快乐与希望，经常下河摸鱼抓虾，游泳嬉戏。每到夏日，午后的阳光轻轻地“打”在河滩上，运河岸边细如金粉的黄沙与清澈的流水，似青黄两条巨龙在飞舞，于是骑上“黄龙”，河边戏耍，投入“青龙”，尽情沐浴。岸上郁郁葱葱的苇草，散发迷人芳香的朵朵野花，还有那自由自在翱翔于长空之中的群鸟……一切一切构成了一曲使人难以名状的天籁之音。万鸣现已将近不惑之年，偶尔回到故乡，也常到运河边漫步，虽说古运河现已满目荒疏，自然生态遭到严重破坏，但万鸣却总爱在河边长时间地停留徘徊，不愿离去。抬头有童年的白云似梦，若合若离；俯身能悟观童年的串串脚窝，引起几多回忆与感慨……今天我们在看万鸣之画时，还能偶尔在冷逸的画风中，看到一些对天真童趣追忆性题材的作品，看到由古运河所产生的童

年美好记忆，这是孩童天性之使然。读此类作品，使人备感亲切。

然而，这种快乐，随着万鸣对世态懵懂认识，产生了失落感。时至七八岁时，社会给幼小的万鸣蒙上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至于原因，不得不提万鸣的家庭背景：父刘松波，地主出身，喜洁善谈，书习柳公权，善乐器，18岁丧母，随后弃家出走，参加革命，任解放区文秘，后因大庄子惨案，地道脱身，只身到津，脱离革命。应该说，出生于这样的家庭，如果没有突然的变故，也许万鸣童年时期的文化积淀或许更深。但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文革”的来临，使万鸣一家亦难逃厄运。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其父理所当然被列为批斗对象，万鸣7岁时，父开始被批斗，人格的侮辱、亲友的侧目、家庭的冷淡，使父亲身心受到巨大的伤害，为使自己免受折磨，逃离苦海，曾两次无望自杀。万鸣曾亲眼目睹父自杀、呻吟、抢救、批斗、再批斗，这给万鸣幼小的心灵造成了噩梦般的伤害，此后心情逐渐失去了往日的天真烂漫，性格开始变得内向、冷淡，至此以惊恐的眼神，望着令其迷惑的世界。他开始更热恋花草树木、禽鸟飞虫，似乎从它们的身上才可得以安慰。

在以后的成长岁月里，这种阴影始终若即若离地徘徊在他心中，并使之转化为藏而不露的孤高与寂寞，以至于表现于绘画中，会让欣赏者得出这样一种参悟，笼罩在作品中的整体意味更多的是荒寒、静寂。那画面中冷冷的调子及以黑、白、灰为主的表现形式、



刘万鸣的父亲刘松波

画中物象的孤立、诡异与漠然，似处处透着一种人生的真实与残酷。而作为万鸣重要的绘画语言符号出现在作品中的禽鸟走兽，却又无处不在地言说着生生之命。这种表现生命两极状态的既统一又矛盾的内涵冲突，恰恰成就了他“知黑守白”，高古静寂的自家作品风貌，在无意间与中国画最高境界不期而遇，这是造化的结果，亦是机缘所致。

“平静的湖面练不出精悍的水手。”万鸣在叙说这段凄凉的往事时，与当时的心情不可同日而语，但在悲伤的同时，也似有一点惊喜使然，这是他人生的一笔宝贵财富，与他的艺术成长道路息息相关。

残酷的“文革”环境，使万鸣明白，“大海里会有黑鱼，天空中亦有苍鹰饥饿，拉奥孔父子在与苍天搏斗，天神的威力虽然不可抗拒，但兴许也有二子的逃脱。”可以说万鸣是幸运的，在这种环境下，伴随着艺术的阳光艰难而快乐成长。5岁随母背《百家姓》，喜母所剪窗花，用铅笔涂鸦，以为乐事；6岁随父习字，以柳书为体，开始描红；7岁，入乡间小学，放羊式教育，于是继续随父习书，父强迫其背诵《三字经》、《大学》、《中庸》、《道德经》这些苦涩难懂的古书，必须强迫才能致使。回想这段往事，万鸣感慨万分，对父母养育之恩，感激涕零。现在方知，这些书的背诵对自己的艺术创作是真正的潜移默化，父母留给自己的，是一辈子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

随着年龄的不断增大，万鸣开始懂事，从此发愤读书、识字，学习成绩优秀，但老师不喜，一为出身，二为眼太大，看似有诡诈之感，用万鸣自己的话来说，时有报仇之志。

11—13岁，课余喜读《三国》、《聊斋》，尤喜《三国》，并以铅笔涂临其画，读至深感处，常以泪相伴，母亲每见此情形，常戏曰：“我儿是看闲书掉眼泪呀！”由于万鸣常以铅笔涂临画作，所画三国人物画、花鸟画也逐渐丰富起来，作品参加了学校展览，亦深得老师的喜爱与推崇。对于万鸣，亦如获至宝，从此画趣渐浓。

1982年，15岁，读高中。这一年，对于他而言，有着特别深远的意义，由于画癖渐兴，经常到县图书馆翻看画集，一日偶得徐悲鸿先生的素描集，心动面赤，夜不能寐，渐渐萌发了他以后从事绘画的决心。后来又偶得《徐悲鸿一生》一书，更是爱不释手，于是彻夜通读，为此志向大变，坚定了走绘画之路的决心。

但万鸣习画并非父亲所愿，父认为习画纯属不务正业，无前途可言，望子成龙的父亲对此备感失望，于是乎与父亲发生冲突，但学画之志有增无减。其母亲及表叔郑国昇极力支持，父亲终于让步，所以得以拜静海文化馆丁方、孙德民、于桂棠、徐文杰、李锋、姚新诸师学习素描、色彩。虽然当时家境贫穷，但精神充实，学画刻苦，老师备感喜爱。至今万鸣回忆此段经历，提起诸师，感激之情油然而生。

于是万鸣的绘画由不自觉状态转入自觉状态，确定了人生的航向。如今我们观看万鸣的人物画，中国水墨画的潇洒与工笔画的精致，东方画之神似与西方画之写真，交相辉映，渗透画面。内承传统、外兼西风、格调高雅的艺术风格，与这段倍爱悲鸿先生之画而苦习素描、色彩不无关系。

二、四年寒窗 传统积淀

1985年，由于万鸣痴迷于绘画，并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否极泰来考取了天津美术学院，这是一次来之不易的结果。万鸣备感珍惜，其实万鸣1984年参加天津师范学校美术专业考试已被录取，但因招收对象为初中应届，而此时万鸣已上高中，虽宋运田先生冒险相助，但结果未成。画家每谈此事，精神异常激动，至今对宋先生亦感然再三。正所谓“大漠风沙，磨我棱角，其利更锋芒”。第二年万鸣以优异的成绩再次考取了天津美院，开始了他绘画生涯中至关重要的一个新的起点。

美院的四年学习生涯，万鸣把主要的精力毫无疑问地放在对绘画的学习上。但从美院生活开始的那一天，由于他具有较深的童年传统文化积淀，过早的明白——画是文化的产物，离开了对中国文化的解读和自身的修养来谈中国画，都是舍本求末的弯路。他也



大学三年级坐于
校园藤萝架下

同样明白，作为学习阶段，纯熟的技巧即专业，因为每一门类都有其独特的风格和面貌，这一风格和面貌应该是这一专业所独有的，是区别特征的范畴，否则各门类便没有差别了。因此四年的美院生涯，在接受美院综合专业知识训练之时，也不忘继续丰富自己的文化积淀。课余期间，以通读《史记》、《资治通鉴》为乐事。由于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也甚是喜欢西方哲学。时受教于王振德、张乃仁、肖世华先生，先生教万鸣作画，更重要的是从先生之处，学会做人之理，万鸣自称为“从艺之良师也”。

大学二年级，以饱满之情游家乡之景而获境，作散文《秋夜》、《春夜》发表于校刊，也因此结识了王振德先生，先生对万鸣关爱备至，要求万鸣，人若通艺必通读《论语》、《诗经》、《古文观止》等书，方可悟出其中之一二，万鸣言听计从，从中受益匪浅，渐渐感觉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1987年至1988年，学校开始组织学生先后两次外出考察，一次赴南昌、庐山、蕲春、长江等地，第



大学三年级与同学
在湖北艺术考察



大学期间考察永乐宫

二次赴西安、天水、青海、嘉峪关、敦煌、洛阳等地。亲身的游历，一是增加了阅历，二是开阔了心境，更觉中国传统文化的玄妙与深邃，个体的渺小与平凡。在传承了几千年的文化底蕴面前，一切似乎都变得微不足道起来，强烈的求知欲望，使万鸣努力汲取文化知识，了解各地的风土人情。这正如一句古老的箴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是一个艺术家，未来能不能成为时代大家的基础，能不能走进巅峰艺术殿堂的基础，一个中国画家，有了丰富而深厚的文化修养，再

通过行万里路的艺术实践，就不难走进属于自己的艺术天地，创造出高格调的中国画作品，成就一片属于自己的艺术天地。值得一提的是，万鸣在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面前，对西方文化的兴趣渐渐退去，仔细分析起来，应该是这段经历的必然结果。

深入学习传统，深入认识生活，全面的艺术修养，三方面锤炼，对一个艺术家而言，尤其重要。归纳起来，在美院期间，万鸣真正读了两本书，一本是大自然和社会，它包罗万象，无穷无尽；一本是玄妙的传统古籍，传统包括历史，而历史本身就是传统的一部分，人离开了客观世界，离开了传统，就不能创造出任何东西。古籍较之于大自然和社会，对于前者万鸣有更多的涉猎。万鸣自知仅在美院学习还远远不能提高和完善艺术阅历的水准，还需要向多层面的先生请教，因此，几年里，万鸣接连拜访了刘海粟、李可染、

钱钟书、徐邦达、徐书城、李泽厚、胡絮青、阿老、刘勃舒等先生，有效地丰富了自身的艺术阅历。

众所周知，关于中国画的创作状态，令人深思，总体来论，有三种方式，那就是向前看、向后看和向外看。熟悉万鸣作品的人，都知道万鸣好古，故其画“神出古异，淡不可收”，尽得古雅、古意之妙境。但好古并不意味着画古，有古意、古雅，也并不意味着就是古画。细读万鸣之画，作品中对传统精华的继承，又区别于古人。其鲜明的个性面貌，无不体现着他沉静的思考和文人情怀，体现着他一贯主张的“画贵有己”，也体现着他的创新精神。由此可知，万鸣所做的属“托古改制”，“借古开今”之范畴。向后看的目的是为了向前看。至于向外看，从万鸣的作品来看，体现得并不十分明显，从美院的四年生活中，可见端倪。



三、社科院藏龙卧虎，天子脚下求学问道

1989年，毕业于天津美院，时年21岁，经马翰章先生鼎力相助，任教于天津师范大学美术系，开始他的工作生涯。此时的万鸣，无论是修养还是学识，较前都有了长足的进步，人世间的任何学问，都是无止境的，对艺术发展长河的认识，永远没有也不会达及终点。学传统，学生活，都得一步一步地提高，因

80年代与岳父王金元客
于吴作人家(上图)
拜访老舍夫人胡絮青先
生(中图)
与徐书城先生在艺术研
讨会上(下图)

此万鸣深知，自己应该更加深入地读书，更加深入地研究画理，方能在知一二上得出个玄理，他教授《中国美术史》、《外国美术史》、《艺术概论》的同时，又开始大量阅读文学方面的书籍，如《诗经》是他又一部爱不释手的法书。

读《中国美术史》我们会发现有这么一个事实存在：中国画的最大特点，就是不仅在形式上，还应在内容上与文学相结合。以作者的修养、阅历和诗词滋养的中国画，就元明清三代所形成的、以诗书画印相结合的、境界高和文化性强的综合艺术——文人画而言，其优势就在于将绘画艺术与文学艺术拉近靠拢，也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万鸣对文学作品开始广泛地涉猎。

谈起这段经历，万鸣体会颇深，如果说四年的美院生活自己一直在艺海里畅游而为之满足的话，那么，比之于文学作品中所得到的，又是另一种满足。由

于文学作品中的那种非常巧妙的文笔，会经常写出各种各样不同的作品，正是由于这种本领，使作者能优美地写出他的思想所提示的经过多方面仔细思考的任何题材，从这一点而言，文学作品有自己的优势存在。但万鸣也因此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绘画理念，因为绘画能激起的是人们非常特殊的感情，是文学艺术所不能激起的，它所能激起的是那种文学作品中表现得很不明显的，以至于各人按各人自己的体会去理解的感情，绘画则能够触动着人们心灵中最隐秘的弦，在看似直观表达的背后，却能够把我们

冯骥才艺术研究院客于
天津大学(上图)
客于浙江海宁徐邦达艺
术馆与书画鉴定家单国
霖先生在一起(下图)



带到最真挚的感情世界中去，好像法力无边的魔法师，把我们的视线引向人类心灵深处，使我们的灵魂得以升华。

1992年，求知的欲望使万鸣离开了天津师范大学，调往天津社科院工作，从事美学研究，并任中国画研究中心副主任。

社科院藏龙卧虎，有着大批不同门类的知名学者，万鸣受益匪浅，按自己的话说，又重新上了四年大学，在这几年内万鸣得以广泛涉猎各类知识，使自己的“画外功”得以锤炼。其间参与主持策划了“中国画家研讨会”、“中国画现状与未来研讨会”、“全国美学研究”等学术活动，并参与编著了《美学》，几次活动，使万鸣的艺术有了明晰的轨迹。

在绘画造诣上，那时他的写意花鸟已然敢于抛开科班所学，直接取法宋元，多用水墨写意技法，造型精当，严于剪裁，意境安适明静，笔墨自由放逸。在表现手法上，运用水墨的浓淡、干湿及渗透变化，简练而准确，放逸而不失法度。深究起来，藏龙卧虎之地的社科院促使万鸣无论是画内功还是画外功都得以平稳扎实下来，从而使万鸣能够在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和中国画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从而找到了最佳切合点，再加之自己情感的介入，万鸣绘画造诣已然开始了自己风格道路的前进方向。

在社科院工作期间，由于社会实践活动的不断增多，使万鸣经常穿梭于北京与天津之间。在北京结识了大批的画家和知名学者。1994年，拜访王朝闻先生、张仃先生，两度访胡絮青老人，这一切使万鸣深感“天子脚下”艺术氛围之重，自觉应该走出天津，去北京